

头版头条，历来是报纸杂志的“宠儿”，不仅安放在最显著位置，还运用各种编排手段加以渲染强化，以引起读者注目。

特别是带着全面复苏的热切希望，中省市各级新闻工作者走进田间地头、行业一线，聚焦百姓身边的变化，见证乡村振兴的喜悦，致敬勇毅坚守的奉献，记录笃行不怠的拼搏，展现各地各行各业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建设现代化的昂扬风貌，描绘突破发展锚定高质量发展的美丽画卷。

在星辰大海般的媒体上“抓头条”，不仅需要较强的政治敏锐性、社会洞察力、专业的知识素养和文字驾驭能力，还需要有一双独特的慧眼，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在纷繁世事中“一叶知秋”，从而获取有价值的瑰宝。

追逐头版头条，既有“妙手偶得之”的无比喜悦，也有“捻断数茎须”的苦苦推敲。

在部队从事新闻工作，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。从最早《人民军队》报上的“萝卜条”“豆腐干”做起，拾到篮里就是菜。一步步向当地的《甘肃日报》、国家级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投石问路，辐射渗透。

在宣传战线老师们带领下，一步步开疆拓土，取得一定战果。曾有幸在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国国防报》头版显著位置刊发过稿件。略感欣慰的是在战区《人民军队》报上发了3个头版头条和5个二、三版头条稿件。

回到地方军区和转业地方行业，我继续发挥自己的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特长，为改革开放和地方发展唱赞歌，树典型。《安康军分区党委带头发扬光荣传统》在《人民军队》报1993年9月7日二版头条采用。这篇稿件报道安康军分区党委“一班人”，在工作中坚持向高标准看齐，在生活上坚持做到不攀比，艰苦奋斗干事业，带头勤俭节约，受到军队和地方广泛赞誉。

军分区工作期间，在当地媒体《安康日报》所刊发的头版头条稿件，更加注重把国防建设与支持地方经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，国防建设服从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成为主要目标任务。《雕青山 绣绿水 传新风——我区民兵两个文明建设中建功》在《安康日报》1997年3月8日头版头条采用。《爱家乡 建家乡 强武装——我区10万民兵“长廊”铸辉煌》在《安康日报》1997年4月1日头版头条采用。军事宣传与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相得益彰，相互促进，同频共振，意义非凡。

《你从山中来——记中央电视台特约演员陈俊华》在《安康日报·周末》1997年8月2日头条采用。《大漠绿洲》被《安康日报》瀛湖版1997年7月30日头条采用。《军营里的实干家》在《安康日报》1997年7月25日三版头条采用。《美哉流水》在《安康日报·周末》1997年5月17日三版头条采用。《学科技 学雷锋 树新风——我区农村民兵“两学一树”结硕果》被《安康日报》1997年5月17日二版头条采用，战场变了，宣传工作也要主动适应新形势，探索新作为，做出新成绩。

转业如同上战场，一亩心田“种”金融。如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“良田沃土”上链接、传承、弘扬出符合金融事业健康发展的精神元素和文化激励，是挑战也是创新拓展

知往鉴今

回眸那些头条

见证记录力量

余佑学

的契机。

从事金融工作以来，把“立足金融，面向经济，通过金融，反映经济”转化为自身言行，为金融改革鼓与呼，为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建设“摇旗呐喊”。

安康，曾因美丽而贫瘠甲天下。全市10个县区9个为国家级贫困县，6个为革命老区县，4个为全省深度贫困县。面对贫困，金融业如何有效有力作为？当地金融部门探索出“货币政策工具+财政+金融+移民搬迁”四位一体的“大金融”服务体系，全力打造金融精准扶贫“大格局”工作模式，走出了一条“因地制宜，对症下药，精准滴灌，靶向治疗”的新路子。

全市各级金融部门致力于讲好金融精准扶贫“好故事”，做实金融精准扶贫“好功课”，以“功成不必在我，功成必定有我”的大气概，发挥“金融活水”作用，打了一场漂亮的扶贫攻坚战，为消除和减小贫困贡献了金融力量。

金融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都肩负讴歌伟大时代，记录光荣历史的重任。

我采写的《石泉县为农民颁发“经济身份证”——有了一证通贷款好轻松》《扶贫攻坚战在秦巴山区打响》《学习面对面 实践点对点——人行安康中支“两学一做”落到实处解难题求实效》《汉水江畔春潮涌》《刘汉文发家记》《“贷”动燕归巢》《鏖战“秦巴山”》《落实金融精准扶贫主体责任》《春满茶园》等重点新闻稿件相继在《陕西日报》《金融周刊》《金融时报·区域经济版》《陕西农民报》《安康日报·经济特刊》头条刊登，都曾在行业和系统产生过不错的影响。

安康出台的各项金融扶贫举措，就像一颗颗子弹一样，精准投放，又像是战场上挥舞的大刀，直击要害。真可谓“刀下见菜，招招精准”。让扶贫资金发挥出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金融这把“金钥匙”帮助群众打开了脱贫致富幸福门，老百姓有了满满的获得感。

重温金融作为“头条记忆”，利于更好热爱前行。走过去的是文字，见证的却是历史。迎面走来的是生活，是希望，也是诗与远方。在做好新闻宣传的同时，我还学习着文学创作。散文《清凌凌的汉江水，流过安康城》2022年7月20日在《人民日报》大地副刊二条刊登，实现了文学创作在《人民日报》副刊的新突破。散文《岭南泉》《心中的桥》分别在2022年6月30日、10月13日《陕西日报·秦岭》副刊头条采用。还有一部分文学作品被《中国金融作协》公众号和《金融文化》《中国金融文化》《中国金融文学》《金融博览》杂志采用。

同样是写作，新闻写作注重的是以事实为根据，坚持真实性原则。文学创作讲究来源于生活，又要高于生活，引导生活。文学和新闻写作在很多地方是相通的，比如都要求文字简洁、干净、准确，言简意赅，语法规范，没有歧义，富有思想，启人心智等等，让文化新风光风霁月，让文学精神光照人间。

头条创作是具有潜在价值的“货币”，乐在其中，真是惬意。文学艺术的“金标准”就是：有高度、有温度、有情怀、勇于实践、未来可期。让我们的写作朝着有价值、有品位、有意思的方向努力，通过打造卓越工作，编织幸福生活，演绎精彩人生。

世相漫笔

老泰山屈老人家，诞于1942年，已耄耋老矣。

“老朽命本薄薄，坠地时，中原河南饥馑，僵尸遍野。”是的，文绉绉的。老人家曾是中学教师。是我近四十年的初中语文和历史老师。为人师，他强闻博记，知识渊博，典型一介生儒。语文课程，他擅于古典文言文。一句“余幼好此奇服兮”开篇，一直讲得摇头，闭目，跺足，捶胸，及至泪水滂沱。叫我们打开《岳阳楼记》，用手指逐字默读对比，他合上课本，双臂绞后，仰头背诵。竟与原文一字不差。教授历史课程，更是撇开书本，另类与他人照本宣科的固化模式，把枯燥的“副课”，“故事”得神采飞扬，诱人入胜，直到下课铃声响起，我们才恋恋地长舒一口气，期待他“下回分解”。

几年之后，我师范毕业，回到初中母校任教。以一名学生和同事角度，在领略他精彩授课之外，又受益他的严谨敬业的职业操守。在集体备课时，他戴上老花镜，在课本上寻章觅句，在教案本上圈圈点点，沙沙疾书。面部表情或严肃，或愤怒，或喜悦。有时还喃喃自语，就如演员登上舞台之前一样。他常说一句话“课比天大”，“你一个人把一节课讲砸了，而耽误得是一个班几十人”。记得有一次周末，我们几个年轻教师，帮他秋收，望着被冰雪砸倒在地的麦子，他差点伤心痛哭。可在第二天的课堂上，他依然神采飞扬，满面轻松。直到走出教室，才眉头紧锁，失声叹息。

“教书匠”是他的职业，也是他的事业。是他生存的工具，更是他生活的意义。他不认为“教书匠”是对教师的贬称。“匠，就是技术好的手艺人。铁匠，要打出好刀；篾匠，要编出好席。我们教书匠，就要把书教好，把人育好。”这朴素的敬业精神和“工匠”意识，对我在职场上，确实裨益匪浅。退休后，一根教鞭，一支粉笔盒和几只写着大红“奖”杯的热水壶，是他经常擦拭干净的道具，更是他念念不忘的念想。

后来，成了他的女婿。调往县城的我和妻去看他。一放下粉笔盒，就不见人。一会儿他从供销社回来，手里提着肉、豆腐、白菜，然后，炒菜，喝酒，叫几位老师陪我。那时，正是年少轻狂，把几位老师喝得翘翘超超的，他不仅不制止，还有点小自豪，“看，女婿多能行！”儿子两岁多，我们愁着请不到保姆。他不假思索地表态“放在我这儿，

“鸽子啊在蓝天上翱翔，带上我殷切的希望。我的心永远伴随着你，勇敢地飞向远方。”郑绪岚的这首《飞吧，鸽子》伴随着我的整个少年时代，多想如鸽子一样，在少年梦想的蓝图上飞翔，多想拥有自己的鸽子，让它带着我的梦想一起启航。

唐家表叔他们家有一群鸽子，几十只，白的、红的、灰的、花的都有。表叔给一只凶猛的灰色雄性鸽子尾巴系一只哨子，鸽群绕着村子飞旋，哨音嘹亮，响彻村庄，惹得村里的少年，追着鸽群跑。我每次到唐家表叔家，都要从家里偷几把玉米揣着，逗鸽子玩。玉米撒在院头，鸽子们纷纷从屋顶飞下来“咕咕”叫着抢食。我最喜欢那只白色的鸽子，长脖子，高鼻梁，红眼睛，尖嘴巴，红瓜子，长尾巴，走起路来，昂首挺胸的，宛如一位翩翩白衣少年。我心里暗暗把这只鸽子叫“白平”，洁白与和平的意思。

我想要这只白平。表叔的眼睛一愣：“不给！它是我家的鸽子王。”那时一只鸽子很名贵，像这只白平，至少要卖五角钱，母亲一天的劳动日才值五分钱，母亲挥汗劳动十天才能给我买一只这样的鸽子。哎！不敢想。

为了和表叔套近乎，我有好戏的留着送给表叔，甚至夺着给表叔挎书包。一次，父亲给我买一本“小人书”，第一时间拿给表叔看。那本《真假猴王》的小人书太有趣，当我问表叔要这本小人书时，表叔说，他把小人书给弄丢了。我心里，天赐的好时机来了。我装出伤心的样子，两只手捂住脸，“哇哇”大哭起来，闹着要小人书，不时地露出指缝偷看表叔的表情。表叔呆呆

安康园林建设可考时间在唐代，一是“金州西园”，一是“西城杏溪”。“西园”是金州刺史姚合的私家园林；“有时公府旁，还复来此憩”，纯粹是士大夫享受空闲的游乐之所；“杏溪(即今香溪)则是：江头数顷杏花开，车马争先尽此来”的自然园林，为士人庶民游赏之地。诗僧无可就在这里写下了“苦吟野衲，投宿问寒云”的佳句。随着时光流逝，唐时的园林，已被岁月湮没于蔓草荒烟中，只在浩如烟海的《全唐诗》里留下蛛丝马迹，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。

谈安康园林，除了人人尽知的“香溪”外，就是可与江南园林媲美的“稿园”。“香溪”自然园林，从明成化知州郑福创修后，虽几经补葺，而規制未变，历来为人美谈。惟“稿园”知者甚少，可资学习借鉴之处甚多，故作拾珠遗玉之举，说一说汉阴县“稿园”。

“稿园”是汉阴厅通判钱鹤年所建，构筑于嘉庆十三年间，以厅署偏侧废弃庭院“听雨山房”为中心，坐东向西，园门西开。据钱鹤年所撰《稿园日记》记载：入门右有亭，限于地势而修成“半亭”。其北有老椿树一株，大可合抱，枝叶纷披如华盖，折而东有葡萄架，忍冬花架，架下编竹为廊，过竹廊有池，池东建廊，直北崇券，双桥如矩，谓之“矩桥”。度桥升阶为“听雨山房”，乃园中主室。室后又有池，池傍土山，池上有桥亭，有台榭，曲径相通，逐景纷出。其东依墙植柳为“柳巷”。北过“锦鸡台”，傍台登山，有古桑翳荟，葺亭曰“草亭”；其西小山嵌奇，上有亭曰“六瓢”，由“看荷亭”层析而上为“花竹弄”；山北“环翠轩”如台，

唯不忘相思

夏崇庆

把你们姊妹几个都能养活，还经管不了几个孙子？”

那时，岳母刚退休。在只有二十平的宿舍里，俩老人就担起了托管孙子们的光荣而艰巨任务。端着一勺鸡蛋羹一圈圈地追着喂几个“小淘气”，给他们洗澡，穿衣，系鞋带，教他们背古诗。我们去看孩子们。儿子，赶紧拿出一本书，奶声奶气地念着“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”，我仔细一看，原来书都是倒着拿的，不由得笑岔气。

儿子去年结婚，我不久也要当爷了。想起这些，能慢慢体会到他的天伦和不易。他曾跟着自行车，驮着木箱，骑行三十多里，送女儿去上班；冬季早上，打开蜂窝煤炉，给孙子们烤热衣服；用老家槐树，为后人们制作实木家具。据说在生活困难期间，用微薄的工资，从县城换回红薯干，度饥荒。过年了，后人们都是一身新衣服，他与岳母只是穿着洗得干净的旧衣服。要出远门了，岳母的水杯和降压药他早早备好，装在随身不离的斜挎带里。走出不远，他又返回，打开门，再次检查灯、天然气、水龙头关了没……

可不知从何时开始，他变得暮气，凝滞，多疑，一直到如今。哎，发展到现在，竟然“老年痴呆”了，这个可恶的“病”，不用也罢，就叫阿尔茨海默病吧。书也不看了，电视新闻不关注，整天面无表情，生无可恋的样子。能牵出几丝浅浅笑容的，常是两点。一是在北京大学上学的孙子，和南京安康等地就业的好几名外孙打来视频。他绕着手，僵硬地打着招呼：“哦，你也好！”连个玩笑也不开。再就是，听说工资发了，赶紧叫后人把钱取出来。捏着那一沓现钞，立即挪进卧室，把门关上，藏啊掖啊鼓捣半天。

在八十岁生日那天，我们为他戴寿星帽，他垮着脸，厌烦地把帽子扯下。比他大的农民大舅来看他，“除了桦树没好柴，除了郎舅没好亲”，俩老人应有说不完的话啊，可只有大舅有一句没一句的无话找话搭讪，他正襟危坐，面目呆滞。大舅给他掏了五百元寿礼，他却一把接住，赶紧塞进裤兜里，让我们开怀大笑了一通后，又忍不住流了泪。几个女子和女婿，伸手向他索要钱。他用手捂住裤兜，一本正经地说“我穷的没钱”。可儿子问他要，他却一把掏出，放在儿子手心。女儿们嗔怪“十个女子不稀奇，只有儿子心肝系”。虽是玩笑话，其实俩老人退休金过十万，每积攒几年，都

人与自然

“白平”鸽子安家

张朝林

地愣在那里，半天不说话。我开始睡在地下打滚，脚把路上的灰尘踢得满天飞。表叔这时才说：“给你赔五角钱。”我怒吼着说：“不要！”“你说咋办？”“我挑一只鸽子抵换。”表叔极不情愿地说：“那好吧。”

“白平”我梦中的“白平”，终于到手了。把白平带回家的时候，招了母亲的一顿臭骂。原因是养鸽子会耽误学习的。父亲说这是“玩物丧志”，要将这只鸽子哪里来的就送回那里去。我急了，赶忙给父母承诺：一定不误学习，若误了，任其“发落”。

我怕白平逃走了，把它的翅膀绑上，让它不能在蓝天上自由飞翔，这不是太残忍了？

系上绳索的白平，走路打颤，不停地啄翅膀，偏着头看着我，可怜的它只能在地面上摇摇晃晃地走，失去了往日的雄姿。白平，请原谅我的自私和狠心。

第一个晚上，白平安安静静地在新居里就寝，倒是不安分，总担心野猫偷袭白平，三次起床爬上鸽子窝看白平。

草坪上的斑鸠们飞起来，白平也拍打着翅膀，只能飞几寸高，就跌下来，尝试了好几次都失

要取出来，给几个后人平均分配。

现在，老人连钱也无兴趣了。有时，为了讨他高兴，我们给他几张红钞。他波澜不惊，仅多说一句“要那纸儿干啥呢？”更心痛的是，已认不出子女了，我们回来，岳母问他：“他是谁？”思索半天，他才挤出一句叫人泪奔的话“我认得，一个熟人”。

他现在给人感觉，活着的唯一维系，是岳母的存在，与岳母如影随形是最贴切的表述。岳母喝药，他端着一杯水，硬是直瞪瞪看着岳母把药吞下去。岳母在屋里走走，前脚走，后脚跟，他硬要拽着岳母衣脚，试图把她拉回来。有时午睡，岳母见他睡着了，就悄悄起来活动一下。不料，他醒来后，用手一拨，身边没人，就会孩子般大叫起来“老婆儿不见了”，直到看到岳母了，他还会委屈的湿红了眼眶。翻看发黄的旧黑白照片，他认不出儿时几个子女。可指着他和岳母的结婚照，他会用手仔细地婆婆岳母的粗辫子，喃喃地，似有羞涩地说“刘家沟的姑娘，好”。

一年前，他曾背着我和妻子，向儿子“告状”：“那夏家的饭，难吃得狠，红彤彤的。”是的，那是我们专门给他们做的鸡蛋西红柿拌汤。发现我俩“偷听”后，他还知道有点不好意思。现在，我发觉老人味觉已淡化，不再挑剔，做啥吃啥。给他倒白酒，不管一满盅还是半盅，他都是一口闷掉。然后，吸溜着嘴，说“难喝死了”。认不到莲藕了，夹起一片莲藕，放在碗里，痴痴地看，妻子问“啥菜？”他摇头。我说“那是萝卜切成片片，筷子戳出眼眼，那叫啥？那叫藕。还好，吃了不吐。”奇怪得很，他倒记住了两个字“还好”。

我们下班，一进门，他就说“娃们，还好”。给他剥只香蕉，他就说“香蕉，还好”。气得妻子躲进卧室，默默啜泣。我知道，她是见曾健健康康精神神的强人老爸成了这样，难受。二是估计想深究了。想我们老了以后，会不会也成这样。我苍白地劝她“老小，老小。从小活到老，从老活到老，天下一层人”。其实，我还有几句很假的话，说在心里，那就是：趁现在当下，我们尚有力气，那就多多陪着“赏朝霞”，“共黄昏”，多多问候“衣可暖”“粥可温”。等到地老天荒，世事皆忘的时候，只要和岳父大人一样，唯一不忘那两个字，就好。

败，急得它在院头团团转，不停地咕咕叫。我知道，鸽子喜欢的是天空，蓝天才是它施展才能、自由翱翔的天地。对不起，等你熟悉了新环境，就松了你的翅膀，还你自由，给你蓝天。

系了白平的翅膀，晚上我得搭上梯子送它回鸽子窝。清晨我得把它“请”下来，虽然麻烦，但心甘情愿。每当我捉住了它，它圆溜溜的大红眼睛看着我，摸着它油光的身子，它轻轻啄我的手背，我的心就痒痒得舒服。

慢慢地，我开始给它松了部分翅膀羽毛，它可以飞上神柜上了。还能从神柜上飞到鸽子窝里，那种用力地飞，让我心疼。屋檐太高，飞不上去，好几次跌落在院子里，摔得羽毛脱落了好几根。它依然不气馁，飞了又跌，跌了又飞，直到飞累了，跌伤，才卧在那里，身子一伸一缩的，望着屋檐，望着蓝天和飞翔的鸟群。

白平给了我深刻的启迪，我也要飞翔，不怕跌倒。

我家的屋后是一片竹林，栖息着喜鹊、八哥、麻雀、斑鸠。每到下午，竹林里成了鸟的世界。一个雨后黄昏，白平在屋脊上走动，火烧云起来了，翠竹被火烧云染得通红，从空隙射下来的红光，射在白平身上，射成一只半透明中透白的白鸽子，这时，斑鸠、八哥、喜鹊也跳上屋顶，与白平一起走动，斑鸠是一抹灰色火焰，八哥是黑色火焰，在屋顶上跳动。一只花喜鹊飞起来，惹得白平、斑鸠、八哥都扇动翅膀，悬在半空中，乱了夕阳，乱了火烧云。突然，它们都朝大梁梁飞去，大梁梁顶上还悬着一块红绸缎似的火烧云。这是白平在我家第一次出征天空。

中”。盖是园榭台参差，浸漾相通，有疏有密，有隐有现，在数亩之地的空间里，以“大观堂”开辟透视线，环顾三池，形成虚实对比，而完全体现自然的意境，的确匠心独运。

兴安府叶世倬曾两宿“稿园”，感触最深，在题“稿园”诗中云：“亭台总是此君成，面面笙簧绕碧流。觞咏乐堪留客共，烟霞贪不碍官清”。对钱鹤年构筑“稿园”表现出极大兴趣，因著文说道：“汉阴产故多竹，复于圃中伐竹为亭，为棚，覆以松毛，中设小池，引灌圃之水注之。旁为小山，杂植花木，虽无飞阁流丹，金碧琅琅之状，而逶迤映带，一如梅江指处。不事丹青，而形神曲肖，有天然趣焉。”

这就是“稿园”。“稿园”的出现，是安康园林建设史的一个奇迹。它并不像江南园林那样，以庭院密室建筑，假山奇石分割空间，而是就地取材，以旧“听雨山房”为基底，填池成堤和覆土成山来配置景点；又以若干曲桥、游廊、柳巷将各景点连接起来，并在空间分隔中“留余”。这样的布局，赏园者不至于顷刻间一览无遗，而有探踪桃园，流连忘返之感。

往事并不如烟

留在时光里的红格子上衣

宁眸

喜欢悄悄地去逛街，把买新衣服当成了安慰。有时难免看走眼，将刚买回家的衣服打入冷宫。有时候拿不定主意，将买回家的衣服反复拿去退换。好不容易将衣服买回来，却不舍得穿。常常看着负重累累的衣柜，想起如果母亲健在，会不会批评我乱花钱？

母亲在世时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“不笑话巴巴，就笑话垢垢！”母亲过世后，我们处理她的遗物时，竟然没有发现一件像样的衣服。不过，母亲对自己节俭，对我们这些孩子却不十分舍得。不管当年收入如何，她过年给我们买衣服的习惯从未改变。除夕那天让我们穿得漂漂亮亮，是母亲给我们的过年仪式。

从前的麻坪街其实不过两三三百米长的一段阳坡街，和一条差不多同样长度的阴坡街。然而，却是十里八乡的交易中心。从前阳坡街前刚好有一大块河滩空地，因此做买卖的人全部集中到了那里。当然，今天的麻坪街已经扩大了几倍，那河滩空地早已盖起了一排排楼房，阴坡街前面的水田和坡地也被楼房占据。

麻坪“二五八”逢场，腊月二十八那天，母亲背着桐籽，父亲背着猪下水出现在了去赶场的人群中。母亲一年到头很少有时间去逛麻坪街，却并不似其他人那样有逛街的热情。这一日，许多一年没见过几回的亲戚朋友都能在街上碰到，但是母亲也没有什么叙叙旧和闲聊，她尽量让背篓里的东西卖个好价钱，并尽量计划好换来几张票子的分配。她心里怀揣着一个仪式，就是给自己的四个孩子和老母亲买上过年的新衣服。如果还有剩余，才考虑父亲和她自己。

卖掉土特产后，母亲让父亲背着年货先回家去。她自己则要捱到场罢。母亲是六十年

代的高中毕业生，和一般农村妇女比总是显得斯文而柔弱，和摊贩讲价明显少了泼辣和底气。等到场罢了，卖成衣的摊贩就会便宜点将东西卖掉，母亲和他们讲价钱就容易多了。有一年，父亲突发奇想要修水电站。母亲将辛辛苦苦攒的钱提前预支了出来支持父亲。那年腊月二十八那天，直到掌灯时分，母亲才背着背篓一脸沮丧走进家门。母亲把背篓在堂屋角落放下，我们围上来，她僵硬的表情舒展开来。母亲背篓里的年货明显少了很多，但我们顾不上这些，只想看到背篓里的新衣服。

果然，母亲很快拿出一件暗红和黑色相间的格子罩衣，对我说道：“试试，你妹妹和弟弟的还没买呢。”

新衣服是立领的，对襟上还有黑色的盘扣，我将它套在棉袄外面，居然长了至少有三寸。

我扔下衣服气呼呼地走开了。

除夕晚上，母亲连夜将衣服改短。我依然不喜欢那样的颜色，觉得十分委屈，整个春节都过得闷闷不乐。如今想起来挨到腊月最后一个圩日，等到场罢了才去成衣摊子前为孩子买衣服的母亲，一定经过了很艰难的思想斗争。为了让孩子们过年有新衣服穿，在等待场罢的那段时间里，母亲一定在反复盘算，不停抉择过。其间，母亲也曾希望她前面看中的那件不要被人买走。直到场罢了，成衣摊子要收了，摊子上的衣服也卖得差不多了，最后剩下一件或者几件，等待了很久的母亲没得选择，又不得不买。

落在时光里的红格子衣服，记录了一位母亲对儿女们艰难的爱又温馨的爱。

文史春秋

汉阴“稿园”考

李厚之

曰“望月台”；轩北有圃曰“稼圃”，圃内茅原三间，南隅设桔槔引灌圃之水，绕屋曲流入于两池，故曰“曲水流觞”。旁设竹篱，由此通“不系舟”；“延寿阁”；其西“土比祠”，古柏参天，老槐垂荫。再北皆山，山顶建芳曰“且坐”；山半修洞曰“云房”，下通斗室，西达“方壑”，曲上至“吉祥亭”，三洞相连，皆凿壁为窗，清爽宜暑。“方壑”之上为“玉佩楼”，楼上为“来青阁”，阁左通“草亭”，旁置石几；南通“稼圃”皆迂回以达“大观堂”（“听雨山房”），而为园之后屏。

钱鹤年是江右名士，能文善画，从“稿园”布局上，可以见他对园林构筑有很高的造诣，处处注意景点配置的艺术效果，从而突出自己的艺术个性。中书舍人岳振川过汉阴游“稿园”，写诗称赞说：“布置如斯非草草，水心偏以稿园名”；安康大儒董沼亦尝夜宿“稿园”，为文赞曰：“是园也，三池递灌，岛屿、楼台，摩霄映空，倚西岸者不能览东之胜，东岸亦然，惟是堂北倚冈冈，前瞩“听雨山房”，旁眺池之两涯，回廊曲槛，皆纷然效胜于眼前，以为现在是矣！”忍不住吟诗纪胜云：“自伴东山履，方知北苑工。几年吟画里，今日入图

